

风动桂花香

□ 付娟娟(广西)

“风动桂花香”，晨起推窗，秋风丝丝拂过脸颊，一阵沁人心脾的幽香隐隐袭来，心下欣喜：桂花开了。

“桂花开了”，这清晨的凉爽里，幽香浮动，悠远而独特，浓郁却又清冽，不禁想起宋人吕声之的诗：“独占三秋压众芳，何夸橘绿与橙黄，自从分下月中秋，果若飘来天际香。”若有若无的馨香仿佛把空气染上了一层蜜，心，也香香甜甜起来。

家乡桂花特别多，山岭坡地，房前屋后，到处都有桂花树的身影，粗壮的、纤细的、低矮的、幼小的、苍老的，他们像温良谦和的伙伴，陪伴在人们早餐嗦米粉的椅子旁，在村民们田间地头劳作休憩的草地上，在老人摆着龙门阵闲聊的湖畔边，在孩童天真无邪捉迷藏的房屋后……

桂花树长得亲切，身姿柔韧舒展，不咄咄逼人，也不挑生长环境，贫瘠也好，沃土也罢，只要给她一点空间，她就那么悠悠然地、不紧不慢地长高了，树

冠如伞，叶子密密匝匝，苍翠碧绿，一年四季妆扮着风景，尤其是雨后，阳光在桂花树梢上跳动，一片片叶子光晕浮动，绿意流泻，叶缝间漏下点点斑驳，似在地上画了一幅会走的画，美得灵动、率性，令人欢喜。

宋代朱熹说桂树开花：叶密千层绿，花开万点黄。的确，比起其他花儿娇美艳丽的面容来说，桂花的花朵实在是平淡无奇：一朵朵黄色的小花，一簇簇，一团团，抱在一起，或藏在叶下，或躲在枝桠上，细细碎碎的，稀稀疏疏的，如羞羞怯怯的小姑娘，像质朴的农家少女，普普通通，毫不起眼，从她身旁经过，你甚至不会多留意她一眼。但可贵的是，桂花虽然平凡，但她绝不妄自菲薄，时节一到绝不拖延马虎，每一朵花开都那么谦逊，那么努力，那么芬芳。没有艳丽的面容又怎么样呢？没有蜂飞蝶舞的拥抱又怎么样呢？这份努力就足以让那些鲜艳的花朵黯然失色，这份香远益清的雅致就足以让

整个季节心悦诚服，这份不事张扬的谦逊就足以让她长长久久驻留在人们心田。宋代李清照夸桂花：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梅正妒，菊应羞，画阑开处冠中秋，骚人可煞无情思，何事当年不见收。”桂花的品性，梅和菊都妒忌和羞愧了。这份赞誉，不可谓不高啊！

家乡人爱桂，几乎是村村植桂树，家家桂飘香，我家也不例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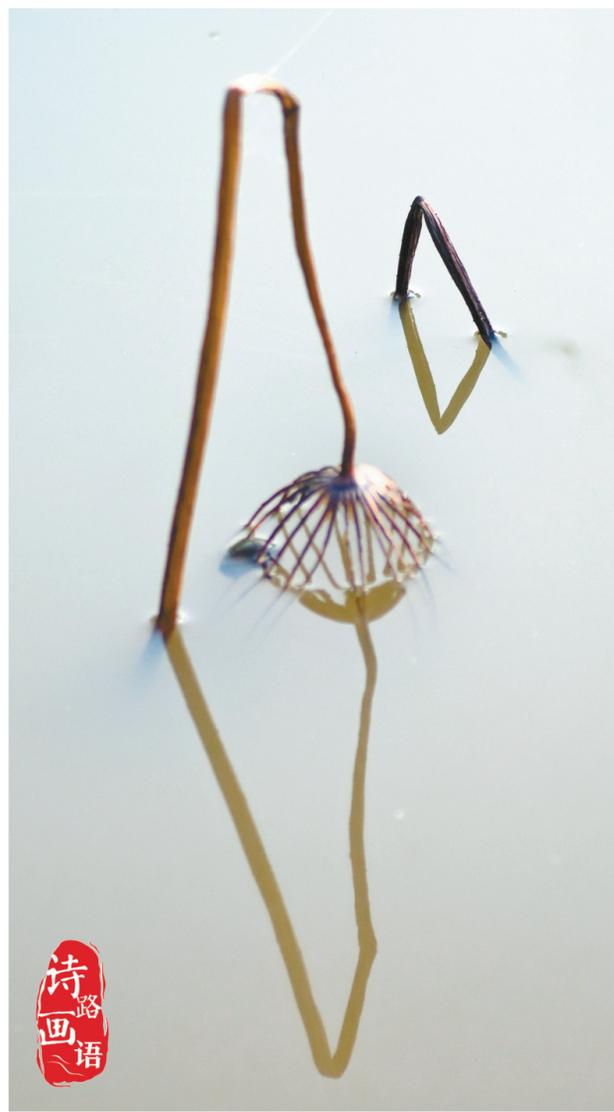
我家的桂花树，就在院子旁，枝粗叶茂，每年春天树梢冒出褚红色的嫩芽，然后浅绿、深绿，叶子亲亲热热挨挤在一起，郁郁葱葱。奶奶总爱跟我们念叨：“可别小看这几棵桂花树，当年，你父亲能读书，全靠这些桂花树呢。”奶奶诉说过往的时候，浑浊的眼神突然就有了光，我想，她一定是看到了当年她与爷爷携手种桂树、摘桂花的日子。

奶奶宝贝桂花树是有她的道理的，当年，父亲读书的学费指着桂花呢，

家中的油盐指着桂花呢！桂花收回来，奶奶经常熬夜守着桂花烘干，只求能多卖几元钱。后来，奶奶又学会了做桂花糕、熬桂花酒。她挑着箩筐，走村串户地卖。桂花树越长越繁茂，花越开越芳香，她就像一位陪着我们一起走过漫长岁月的伙伴，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成员。

不仅仅是我家因桂花生活有了改善，近年来，随着乡村振兴的大力推进，桂花产业得到了更好的发展，桂花种植基地里，一树一树金灿灿的桂花，桂花也由最初的粗加工更精细化：桂花酒、桂花茶、桂花伴手礼、桂花精油等等，许许多多的村民，因桂花而有了希望，因桂花而有了收获。

秋风起，桂树疏枝叶影，暗香浮动。“弹压西风擅众芳，十分秋色为伊忙，一枝淡贮书窗下，人与花心各自香……”花如人，人似花，桂花的无私、朴实、谦逊、淡然，何尝不是努力生活的人们写照呢？



摄影：周宇

诗路语

只能这样

原谅我脸上的乌云
原谅我困窘的黑暗
原谅我一直站在前面的水里
和大多数荷叶一样
选择了死亡
我本可以放下温暖的呵护
沉睡的爱情
坍塌的记忆

甚至可以
愚蠢地用痛苦惩罚自己
假装欢喜地过日子
很多年过去了
秋雨依然像枷锁
请原谅我还是只能这样
即使倒下
也没有一点声音

母亲的心

□ 杨力(四川)

还是夏天的时候，为了外出避暑，我想让母亲同行。母亲说算了，她腿脚不利索，视力又不好，怕影响我们的游兴，听罢我也没再坚持。

多年前，母亲脑子里长了一颗血管瘤，慢慢挤压神经，导致眼睑下垂，直至一只眼失去视力。转眼母亲80多岁了，腿脚也不像年轻时那么灵活，走路、视物都得小心又小心。几年间每逢节假日，我们试着请母亲同游，母亲总是以种种不适婉拒。慢慢地我们的邀请只变成了一种象征，想必母亲也不会再一同出行了。

今年国庆，弟弟一家打算去久违的动物园游玩，打来电话请母亲同行，母亲竟意外答应了。弟弟一家开车来接母亲时，我们搀扶母亲上车，叮嘱她少走路，身体不适就多休息。车子开动时我有些恍惚，当年去省城读书，母亲送我上公交车，她嘱咐我去学校要多运动，有什么需要就给家

里说。那时的母亲正值中年，嗓音清亮精力充沛。一切都仿佛如昨，但今天的我变成了中年，母亲却已至耄耋。此刻我多想岁月如小车轮子，转得慢一些，再慢一些，让岁月的光华在母亲身上多些停留，最好能让母亲再回到那个精力充沛的年代。

那天，考虑到假日拥挤，我打电话询问母亲身体如何。弟弟说，母亲没问题，既不喊累也不担心视力，还一个劲往人堆里钻，好像变了一个人。

弟弟还发来一段视频，母亲趴在围栏边，围栏里一群猴子正在打闹，它们习惯了被看稀奇，并无太多兴趣理会游人。游人渐渐走开，围栏边只留下母亲孤零零一人。但母亲兴致正浓，竟一刻没转移视线，她一只眼的视野是不是看清了猴子，没人知道，但我能揣摩的是，母亲想尽力看清它们，或许在心里她已经看清了它们，那是母亲多年前的记忆，就如同青春岁月一

道，在母亲的心中复活了，她又回到了那个嗓音清亮精力充沛的年代。

那晚弟弟送母亲回来，母亲确实像换了一个人，并不用人搀扶，从车里一头钻出来，步履轻捷，仿佛眼前一片坦途，走起路来毫无障碍，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变了。我问弟弟，这是那个腿脚不利索，日显老态的母亲吗？这是那个视力不好，总怕外出会影响我们游兴的母亲吗？

其实都不是。再苍老的年纪，心中也会驻着一个青春的自己；再沧桑的日子，心中也会向往绚丽的光景。母亲确实老了，但母亲心中更有渴望，她渴望被人理解，渴望与人交流，渴望融入社会，渴望儿女们懂她，陪她聊天，陪她散步，陪她聊些过往，再畅想一些未来。但母亲的心，又有几人懂得？

但不管怎么说，下一次出游，我们一定再让母亲同行。

凉风吹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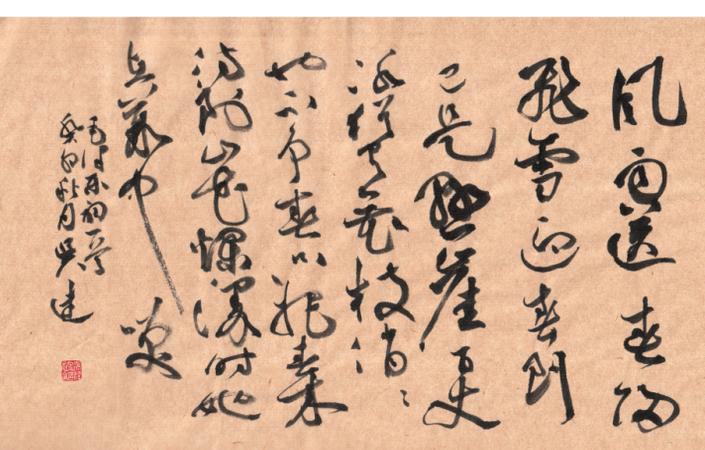
□ 三都河(湖南)

循着渴望的方向
凉风真的来了
走得太远太久
以至气息微弱
不过我明显感到
季节带来的快意
青松杉杉却纹丝不动
似乎仍活在昨夜的梦中
昨夜你在梦中扭歪了脸
十个太阳灼烧着天空
栾树在焦盼中干涸了叶的眼
蓬草在绝望中枯萎了肉的身
多少人在日苦奋斗
耗尽了水耗尽了电
耗尽了半生盘缠半生幽怨
又将中秋升明月
凉风来得正当其时
鸟雀们的歌唱又重返欢快
重返金玉露露水叮咚
我在月朦胧鸟朦胧的遐想中
益发浮光掠影也益发生动
用力抓一把凉风投掷与你
不知方向该偏北还是偏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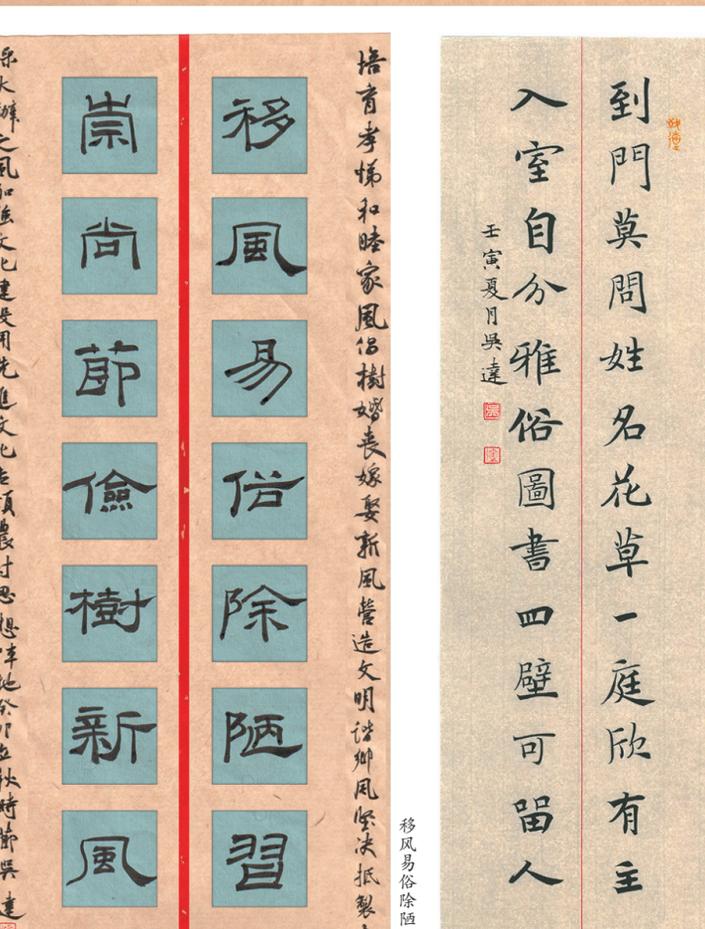


崇文尚艺开佳境 守正创新匡主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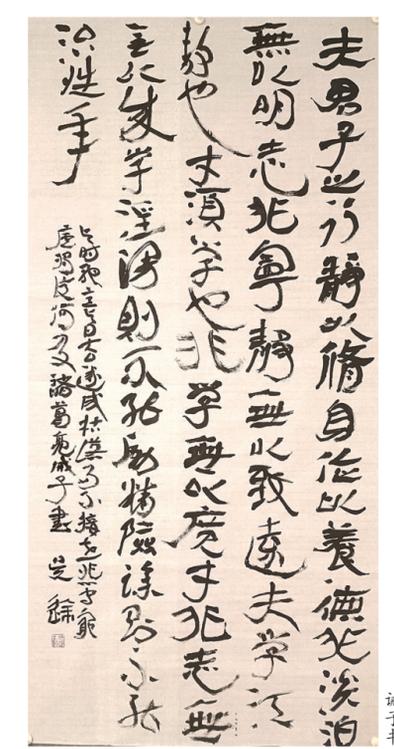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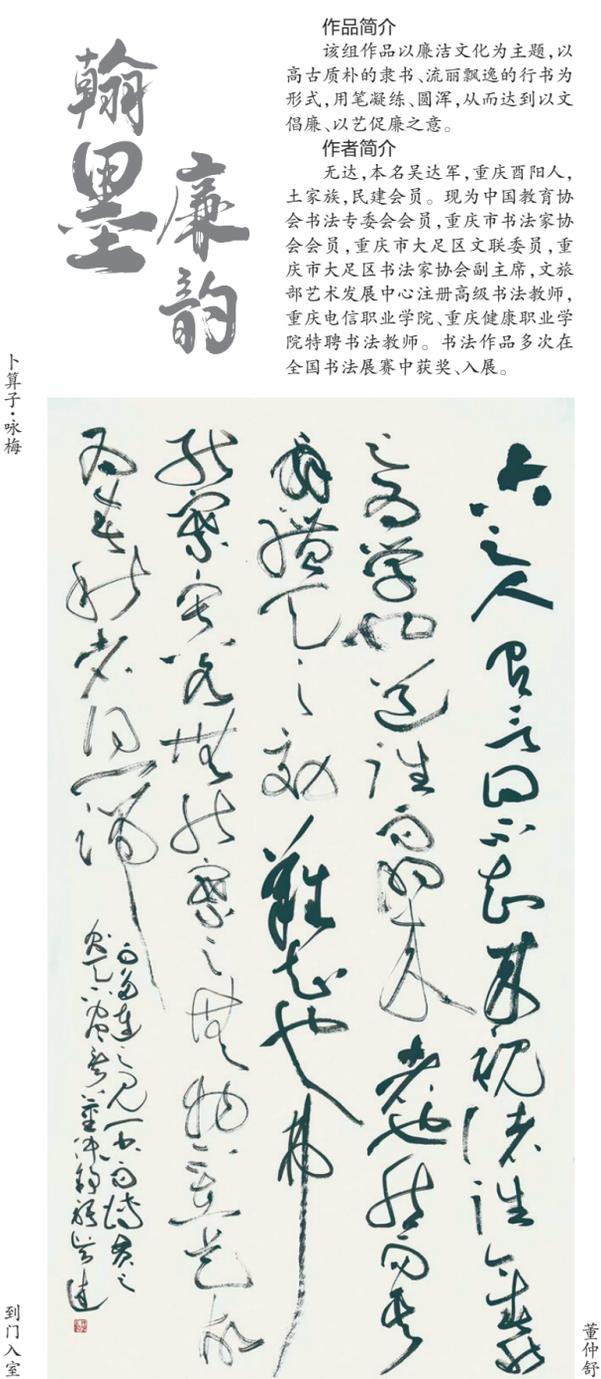
静思无过贵三省 揽物有心胜万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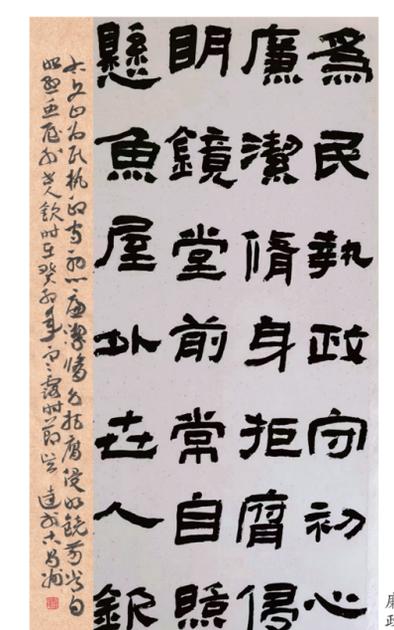
卜算子·咏梅



到门入室联



藏子书



廉政诗